

劉禹錫集箋證

下



〔唐〕劉禹錫 著
瞿蛻園 箋證

劉禹錫集箋證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第三

詩

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

天下咽喉今大寧，軍城喜氣徹青冥。庭前劍戟朝迎日，筆底文章夜應星。三省壁中題姓字，萬人頭上見儀形。汴州忽復承平事，正月看燈戶不扃。

【校】

〔大寧〕紹本、崇本大均作太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令狐相公謂令狐楚。楚自元和十五年（八二〇）罷相屢貶，長慶初以賓客分司東都。時李逢吉作相，極力援楚，以李紳在禁密，沮之，未能擅柄。敬宗卽位，逢吉逐李紳，專用楚爲河南尹。長慶四年（八二四）九月，授宣武軍節度使。本傳云：「汴軍素驕，累逐主帥，……楚長於撫理，……後竟爲善地。」故此詩有「汴州忽復丞平事，正月看燈戶不扃」之句，與外集卷一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一詩大致相合，彼詩作於長慶四年初到鎮時，則此詩當作於寶曆元年之初春矣。於此可見元和用兵以後藩鎮武人之暴戾恣睢，亂形已兆，禹錫蓋深有慨焉，非專爲獻頌也。

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

明麗碧天霞，丰茸紫綬花。香聞荀令宅，豔入孝王家。幾歲自榮落？高情方歎嗟。有人移上苑，猶是占年華。

【校】

〔榮落〕紹本、崇本落均作樂。全唐詩作樂，注云：一作辱。

〔猶是〕紹本、崇本、全唐詩是均

作足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唐人每以梁王事用於汴州，詩云：「豔入孝王家」，自是寶曆中令狐楚鎮宣武時所作。末韻自喻，以寓猶有用世之志，寶曆中，禹錫方在和州。

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聲

兩首新詩百字餘，朱絃玉磬韻難如。漢家丞相重徵後，梁苑仁風一變初。四面諸侯瞻節制，八方通貨溢河渠。自從卻縠爲元帥，大將歸來盡把書。

【注】

〔卻縠〕左傳僖二十七年：晉作三軍，謀元帥。趙衰曰：『卻縠可，臣亟聞其言矣。』說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，義之府也，禮樂，德之則也。乃使卻縠將中軍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楊少尹謂楊巨源。全唐詩小傳云：『楊巨源，字景山，河中人，貞元五年（七八九）擢進士第，

爲張弘靖從事，由祕書郎擢太常博士，禮部員外郎，出爲鳳翔少尹，復召除國子司業，年七十致仕歸，時幸白以爲河中少尹，食其祿終身。」巨源年輩略在禹錫前，其集中有別鶴詞送令狐校書之桂府，則楚尙未登朝已與之相識矣。所存與楚酬唱各篇，多楚掌綸誥時作，其酬令狐舍人一首云：「曉禁蒼蒼換直還，暫低鸞翼向人間。亦知受業公門事，數仞丘牆不見山。」乃楚罷內制時所作，知二人交情不淺也。巨源與禹錫亦有酬唱，見外集卷五。與元稹、白居易亦皆相知。此詩漢家丞相一語用黃霸事，霸自潁川太守一徵爲京兆尹，再徵爲御史大夫，繼爲丞相。「大將歸來盡把書」，與本卷第一首「汴州忽復承平事」句意略同，全首無一字涉及巨源，僅以朱紘玉磬渾言之。

和令狐相公謝太原李侍中寄蒲桃

珍果出西域，移根到北方。昔年隨漢使，今日寄梁王。上相芳臠至，行臺綺席張。魚鱗含宿潤，馬乳帶殘霜。染指鉛粉膩，滿喉甘露香。醞成十日酒，味敵五雲漿。咀嚼停金盞，稱嗟響畫堂。慙非末至客，不得一枝嘗。

【校】

〔十日〕紹本、崇本十均作千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李侍中謂李光顏，舊唐書一六一、新唐書一七一均有傳。傳云：「（長慶）四年，敬宗即位，正拜司徒，汴州李齊逐其帥叛，詔光顏率陳、許之師討之，營于尉氏，俄而誅齊，遷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河東節度使，進階開府儀同三司，仍於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，（寶曆）二年（八二六）九月卒。」光顏之除河東在寶曆元年（八二五）七月，在太原不過一年，此詩當是寶曆二年（八二六）作。

又按：蒲桃爲晉產，姚合有謝汾州田大夫寄茸氈葡萄詩云：「筐封紫葡萄，筒捲白茸毛。臥暖身應健；含消齒免勞。衾衣疎不稱，梨栗鄙難高。曉起題詩報，寒澌滿筆毫。」可見是時以爲珍果。據新唐書地理志，太原所貢有葡萄酒。

和令狐相公送趙常盈鍊師與中貴人同拜嶽及天台投龍畢卻赴京師

銀璫謁者引霓旌，霞帔仙官到赤城。白鶴迎來天樂動，金龍擲下海神驚。元君伏奏歸中禁，武帝親齋禮上清。何事夷門請詩送，梁王文字上聲名。

【校】

〔京師〕紹本、崇本、全唐詩均無師字。

【注】

〔赤城〕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：「赤城霞起而建標。」李善注：「支遁天台山銘序曰：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。」孔靈符會稽記曰：赤城，山名，色皆赤，狀似雲霞。」

【箋證】

按：投龍爲道教科儀之一。金石錄跋尾有唐雲龍山投龍詩，北海太守趙居貞撰，序云：「天寶玄獻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於此山。」唐會要五〇：「開元二十四年（七三六）五月十三日勅：每年春季，鎮金龍王殿功德事畢，合獻投山水龍壁，出日宜差散官給驛送，合投州縣，便取當處送出，準式投告。」或稱投簡。元稹有春分投簡陽明洞天詩。

令狐相公俯贈篇章斐然仰謝

鄂渚臨流別，梁園衝雪來。旅愁隨凍釋，歡意待花開。城曉烏頻起，池春雁欲迴。飲和心

自醉，何必管絃催？

【校】

〔飲和〕莊子則陽：故或不言，而飲人以和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禹錫在貞元、永貞之間與令狐楚不無往還，若元和一代，則禹錫皆在貶所，而楚已位居將相，自無由會面。直至元和十五年（八二〇），穆宗初立，楚罷相出爲宣歙觀察使，再貶衡州刺史，長慶元年（八二一）四月，量移郢州。此詩所謂「鄂渚臨流別」，或指二人此時於武昌相遇，但據外集卷九彭陽唱和集後引僅云：出爲衡州，方獲會面。未明言遇於武昌。至「梁園衝雪來」一語，指禹錫大和元年（八二七）自和州北歸時曾偕白居易一至汴訪楚，故楚詩有云：「蓬萊仙監客曹郎，曾枉高車客大梁。」外集卷一亦有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一詩。

酬令狐相公贈別

越聲長苦有誰聞？老向湘山與楚雲。海嶠新辭永嘉守，夷門重見信陵君。田園松菊今迷

路，霄漢駕鴻久絕羣。幸遇甘泉尚詞賦，不知何客薦雄文。

【注】

〔夷門〕史記信陵君傳：魏有隱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公子從車騎，虛左，自迎侯生，侯生攝弊衣冠，直上載公子上坐，不讓，欲以觀公子，公子執轡愈恭。

〔甘泉〕漢書揚雄傳：上方郊祀甘泉秦時，汾陰后土，以求繼嗣，召雄待詔承明之庭。正月，從上甘泉，還奏甘泉賦以風。

【箋證】

按此詩亦即游梁將別時所作，據湘山楚雲之句，當指朗州至夔州之事，海嶠新辭永嘉守，則指龍和州刺史。永嘉守借用謝靈運事，非實指溫州也。禹錫是時初爲主客郎中分司，文宗初政，四方仰望，故末聯甚有冀幸之想。

酬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

遭迴二紀重爲郎，洛下遙分列宿光。不見當關呼早起，曾無侍史與焚香。三花秀色通書

幌，十字春波繞宅牆。白首青衫誰比數？相憐只是有梁王。相公昔曾以大寮分司，故有同病相憐之句。

【校】

〔書幌〕紹本、崇本、全唐詩書均作春，非。

〔春波〕紹本、崇本、全唐詩書均作清。

〔白

首〕紹本、全唐詩書首作髮。

〔昔曾以大寮〕崇本作天僚。全唐詩無曾字。

【注】

〔當關〕嵇康絕交書：臥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，一不堪也。

〔梁王〕按唐人每借梁王指鎮汴州或留守東都者，不以爲嫌也。次首亦然。

〔相憐〕吳越春秋閭閻內傳：同病相憐，同憂相救。

【箋證】

按此楚原詩必指禹錫罷和州後除主客郎中分司，故此詩云：「逡迴二紀重爲郎，洛下遙分列宿光。」未得入省，故云：「曾無侍史與焚香」。漢官儀：尚書郎給女侍史二人，執香爐從入臺，此言爲郎分司猶是閒官也。末聯云：「白首青衫誰比數，相憐只是有梁王。」則不勝沈滯之感，所望於楚者至深，而楚自此直至開成初始再入政地，亦無能爲力矣。

〔三花〕唐人慣以三花指嵩山。李白詩：「二室凌青天，三花含紫煙。」王琦注引述異記：「少室山

有貝多樹，與衆木有異，一年三放花，其花白色香美。」

〔十字春波〕按：李商隱有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詩，首句云：「伊水瀼瀼相背流」，蓋指伊、洛兩水相會處。疑禹錫洛陽寓宅在此。

酬令狐相公早秋見寄

公來第四秋，樂國號無愁。軍士遊書肆，商人占酒樓。熊羆交黑稍，賓客滿青油。今日文章主，梁王不姓劉。

【注】

〔青油〕韓愈與李正封晚秋郾城夜會聯句詩：「從軍古云樂，談笑青油幕。」唐人以青油幕指方鎮幕府，沿爲習俗，不必據古書也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此首仍當與本卷第一首合看。令狐楚以長慶四年（八二四）九月鎮宣武，經寶曆元二年（八二五、八二六），大和元年（八二七），至二年（八二八）十月李逢吉出鎮替楚，始離宣武。詩云「公

來第四秋，正大和二年（八二八）之秋。

和令狐相公翫白菊

家家菊盡黃，梁國獨如霜。瑩靜眞琪樹，分明對玉堂。仙人披雪氅，素女不紅妝。粉蝶來難見，麻衣拂更香。向風搖羽扇，含露滴瓊漿。高豔遮銀井，繁枝覆象牀。桂叢慙並發，梅蕊妒先芳。一入瑤華詠，從茲播樂章。

【校】

〔羽扇〕崇本羽作雨，誤。

〔梅蕊〕紹本、崇本蕊均作援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詩有「梁國」之句，自是令狐楚鎮宣武時作。

又按：李商隱九日詩：「曾共山翁把酒時，霜天白菊繞階墀。」馮浩注引禹錫此詩及酬庭前白菊花謝書懷見寄詩，以證令狐最愛白菊。可云獨具隻眼，使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之苦心躍然紙上。實則本卷尚有和令狐相公九日對黃白二菊花見懷一詩，亦爲一證。禹錫此詩頗嫌滯相，且無事實，殊非集

中精品。然足爲商隱與令狐關係之旁證，知禹錫詩雖泛泛之作亦不可忽。

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

長憶梁王逸興多，西園花盡興如何。近來溽暑侵亭館，應覺清談勝綺羅。境入篇章高韻發，風穿號令衆心和。承明欲謁先相報，願拂朝衣逐曉珂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令狐楚以大和二年（八二八）九月內召，紀傳均同。而本集卷十九令狐公集紀云：「文宗纂服，三年冬，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，願朝正月。」所謂三年乃并寶曆二年（八二六）文宗已卽位言之，非謂大和三年（八二九）也。蓋楚出鎮已久，請覲甚殷，禹錫已逆知之，故有「承明欲謁先相報」之句，亦足見禹錫盼楚入相之意至切。

令狐相公見示贈竹二十韻仍命繼和

高人必愛竹，寄興良有以。峻節可臨戎，虛心宜得士。衆芳信妍媚，威鳳難棲止。遂於顰鼓間，移植東南美。封以梁國土，澆之浚泉水。得地色不移，凌空勢方起。新青排故葉，餘粉籠疏理。猶復隔牆藩，何因出塵滓？茲辰去前蔽，永日勞瞪視。械械林已成，熒熒玉相似。規摹起心匠，洗滌在頤指。曲直既瞭然，孤高何卓爾？垂梢覆內屏，迸筍侵前圯。妓席拂雲鬢，賓階蔭珠履。抱琴恣閒翫，執卷堪斜倚。露下懸明璫，風來韻清徵。堅貞貫四候，標格殊百卉。歲晚當自知，繁華豈云比？古詩無贈竹，高唱從此始。一聽清瑤音，琤然長在耳。

【校】

〔得士〕全唐詩得作待。

〔梁國〕紹本、崇本國均作園。

〔規摹〕崇本規作親，非。

〔雲鬢〕紹本、崇本鬢均作鬢。

〔云比〕紹本比作此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令狐楚郡齋栽竹詩，禹錫已有和作，見外集卷一。其原詩有爲墻垣所蔽語，此詩亦云「猶復隔牆藩」，疑仍是同時所作。但詩中有「得地色不移，凌空勢方起。新青排故葉，餘粉籠疏理。猶復隔牆藩，何因出塵滓」等句，身世之感特深。

和令狐相公入潼關

寒光照旌節，關路曉無塵。吏謁前丞相，山迎舊主人。東瞻軍府靜，西望敕書頻。心共黃河水，同昇天漢津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令狐楚兩度自外鎮還朝，一爲大和二年（八二八）自宣武徵爲戶部尚書，一爲七年（八三三）自河東徵爲吏部尚書。但七年禹錫方在蘇州，且爲夏令，不全相合。當與外集卷一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一首同看，仍當是大和二年（八二八）秋間所作。楚曾任華州刺史，此行復經華山，故有第四句。

〔潼關〕潼關始建於東漢，以潼水得名，其故城卽古桃林。唐代自東南州郡入長安不外三路，一潼關，一武關，一蒲津，令狐楚自汴州入長安，故取潼關一路，此爲冠蓋絡繹之地。故韓愈有詩云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，荆山已盡華山來。刺史莫辭迎候遠，相公親破蔡州回。」此詩亦有「吏謁前丞相」之句。

和令狐相公尋白閣老見留小飲因贈

傲士更逢酒，樂天仍對花。文章管星曆，情興占年華。宦達翻思退，名高卻不誇。唯存浩然氣，相共賞煙霞。

【校】

〔傲士〕紹本、崇本傲作殼，按：殼士，令狐楚之字也，然殼仍當作慤。

【箋證】

按：白集有令狐相公許過敝居先贈長句詩云：「不矜軒冕愛林泉，許到池頭一醉眠。已遣平治行樂徑，兼教掃拂釣魚船。應將筆硯隨詩主，定有笙歌伴酒仙。祇候高情無別物，蒼苔石笋白花蓮。」蓋楚爲東都留守時作。